

古文真寶

合卷



同治  
書局  
章

濟陰藏書

吉田  
藏

古文真寶叙

自六藝不講而世之誨小學者  
必先以語孟而次以古文亦餘  
力學文之意也真寶之編首有  
勸學之作終有出師陳情之表  
豈不欲勉之以勤而誘之以忠  
孝乎此編者之微意也惜乎舊

同治  
書局  
章

同治  
書局  
章

所采行卒多刪略註釋不明讀  
者憾焉有三山林以正先生者  
授徒之暇閱市而求書未善者  
正之繁者芟之畧者詳之必歸  
於至當而後已若此書者撮大  
意於篇題之下精明訓解於句  
讀之間非惟使幼學之士得有

所資而挾兔園冊於黨庠術序  
之間者亦免籍口之譏矣予寓  
書林六年得一善士而與之友  
者必先生之高第也來後去先  
雖不及會然觀其徒則可以知  
其師矣一日有章余君語予曰  
古文真寶先師用心之勤矣猶

未有以題其首非缺歟北盡請序  
之予不獲辭遂述其槩而為之  
書至正丙午孟夏旰江後學鄭  
本土文叙

重刊古文真寶跋

永陽屬徐州府黃堅氏徐州麟所集古文真寶二

十卷指真寶前後集載七國而下諸名家之作凡二

十有七體三百十有二篇前集有二百四十

七篇也合三百十二篇弘治本前集與鬼本

有異已有十體後集與鬼本全割而十七體

也蓋精選也梓行已久近日書肆中所傳者

率多漚蝕讀者患之予偶得善本撫巡之暇

畧加點校因命工重刊以便後學烏寧三代

而上不可尚已如此編所載亦得例為古文

者以其去古不遠而古人之法程猶在也自夫趨變愈下遂使古人常立乎千仞之上若不可企及者是果古今人不可同哉有志于復古者曷于是而求之爰書以識歲月云弘治十五年孟冬上澣日青藜齊寓寓非也雲中大同雲中有斐堂書府也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後集目錄卷上

辭類 秋風辭 前漢武帝 漁父辭 屈平

歸去來辭 陶淵明

賦類 弔屈原賦 賈誼 阿房宮賦 杜牧之

秋聲賦 歐陽永叔 前赤壁賦 東坡

後赤壁賦 同 憎蒼蠅賦 歐陽

說類 師說 韓退之 雜說 同

名二子說 蘇老泉 稼說 東坡

愛蓮說 周茂叔

解類獲麟解 退之

進學解 同

序類春夜宴序 李白

集昌黎文序 李漢

送孟東野序 退之

歸盤谷序 同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滕王閣序 王勃

記類蘭亭記 王逸少

獨樂園記 司馬公

醉翁亭記 歐陽

晝錦堂記 同

喜雨亭記 東坡

岳陽樓記 范希文

子陵祠堂記 同

黃州竹樓記 王元之

待漏院記 同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公

袁州州學記 李太白

思亭記 陳師道

目錄卷下

箴類大寶箴 張蘊古

四箴 程正叔

銘類陋室銘 劉禹錫

克己銘 呂與叔

西銘 張子厚

東銘 同

古硯銘 唐子西

文類北山移文 孔德璋

弔古戰場文 李華

頌類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大唐中興頌 元之山

酒德頌 劉伯倫

傳類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郭橐駝傳

柳子厚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碑類韓文公廟碑

東坡

辨類桐葉封弟辨

柳子厚

諱辨

韓退之

表類出師表

諸葛孔明

後出師表

同

陳情表

李令伯

原類原人

韓退之

原道

同

論類樂志論

仲張統

過秦論

賈誼

書類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為人求薦書

同

答陳商書

同

與韓荆州書

李答張籍書

韓退之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上後集

辭類

秋風辭

休齋云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遂焉者漢武帝因祠后土於汾陰作秋風辭一章凡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也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艸木黃落兮鴈南歸

漢武帝

禮記

秋之月。艸木黃。蘭有秀。菊有芳。懷佳人兮

不能忘。佳。人。謂。羣。臣。也。泛樓船兮濟汾河。

漢書註云作大船上。橫中流兮揚素波。

施樓故號曰樓船。吏女歌曰水揚。簫鼓鳴兮發棹歌。

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答子妻。少壯幾時

今奈老何悲。古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

也。體。六韻。一。叶。錯。雜。成。章。楚。詞。之。

漁父辭。此篇乃屈原之所作也。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

設詞耳。迂云漁父蓋古巢由之流。荷簣丈人之屬。或曰亦原託之也。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屈平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

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與史作歟。至於斯作

人皆史作混我上。有。而。漁父曰聖人不疑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

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歎其

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舖食也。歎飲也。

糟醜皆酒滓也。



以水糞糟曰醪。醪者薄酒也。胡沒反。歐昌曰反醪力支反。屈原曰吾聞

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

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察察潔白，色汶汶也。汶汶垢辱也。韻音正汶。

問音。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

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湘史作常音長葬。

作乎。一無之字。中下史有耳字。皓皓一作皎皎。一無而字。塵埃史作溫蠖。若從諸本則埃

於郭反。而二字白相叶反。○溫蠖猶憚憤也。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

足。遂去，不復與言。○胡板反。○我下句同。濁

之水，卽漢水之下流也。見禹貢。纓，冠索也。

歸去來辭。宋文公云：歸去來詞，乃晉陶

縣令時郡守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

之。潛歎曰：吾安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

里小兒耶。卽日解印綬，歸去。遂作此詞。

以見其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耻事二

姓，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卒謚

靖節徵士。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幸獨

有此篇耳。其詞義夷曠蕭散。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胡猶何也。既自

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

悟已往之事亦不可諫也

今將歸去是

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求者可追也

如人行迷失道途尚尤未

飄飄而吹衣

行舟也問征夫以前路恨長光之

熹微

門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

衡宇謂其所居衡門屋宇也僮僕

歡迎稚子候門

稚小也候門三徑就荒松菊

猶存

昔蔣詡幽居開三徑潛亦慕之攜幼入

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

柯木枝也怡悅也言其枝柯相掩覆以為可榮故悅之

倚南牕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

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則所須非廣遠容膝亦可安也

園日涉以成趣

門雖設而

常關

田園之中日日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

而游觀

策杖以扶老弱周流雲無心以出岫

鳥倦飛而知還

言雲自然之氣無心意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

自為縱逸也言鳥晝飛而暮還故景翳翳以

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謂賞其堅貞故歸去來

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得言兮

焉求也焉何也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  
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囿或命巾車或  
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長  
貌窈窕潤水也謂行舟以尋之也木欣欣以向榮  
也崎嶇險也駕車以涉之也  
泉涓涓而始流欣欣生意貌善萬物之得時  
感吾生之行休觸物興懷歎其昔行今止  
之美交游之樂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  
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  
鄉不可期帝鄉京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耘耔音云登東皇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淵明樂夫  
無求決於歸去而無疑也○此三百四十八字  
一節斷盡歸去來辭一篇之真

賦類

弔屈原賦

弔屈原者漢長沙王太傅賈誼之所作也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及過湘水時屈原沈汨羅已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喻後之君子蓋亦高其志惜其才而狹其量云

賈誼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八閩屈原兮自湛汨  
羅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

厥身極止也詩曰鳥率哀哉兮逢時不祥鸞  
 鳳伏竄兮鳴鴉翔翔其尊顯兮讓諛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躄  
 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關其不才不肖之  
 隨讓天下而不受夷伯夷讓國而餓成跖盜  
 跖躄壯躄秦楚之大盜也莫邪寶劍名銛利  
 也○溷音沈陽史記作梟關吐蓋反關人勇  
 反植音值踣之石反踣居畧反鈍史作頓鈍  
 息廉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  
 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  
 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

咎兮默默不自得意也生謂屈原也言其無  
 蹇跛也驥駿馬也服駕也章甫冠名薦屨反  
 在屨下也嗟咨嗟也苦勞苦也若語辭○默  
 史作墨田音無幹鳥活反罷讀曰疲或曰苦  
 當作若易曰則嗟若史此一節兮字皆在句  
 中寶上字曰○謠告也即亂辭也  
 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  
 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  
 以自珍佃螻蛄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  
 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  
 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壹鬱猶拂鬱也係  
 輕舉貌襲重也

淵九旋之淵言至深也。備皆也。蝦蟇者。蝦蟇亦水蟲之小者。言龍自絕於  
害魚者。蝦蟇與蛭蟻乎。○固史作我無分  
子。字。固史作堙。語去聲。纏匹遙反。史作溼。○  
史作遮。引史作絕。○音味。又于筆反。○音面。  
蠟音鼻。○音捷。三字。史作蠟。融。燼。又作爾。蠟  
輪。音音。○音音。質。蠟音。○  
引吐平聲。藏古藏通。般紛紛其離此郵兮  
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  
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  
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  
漬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  
制於螻蟻。般反也。離遭也。郵過也。歷經過也。  
四尺曰仞。增重也。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汗漬。不泄之水也。鱣大魚無鱗。口在腹  
下。鱣魚長者數里。○般音班。字從丹青之丹。  
郵與尤同。史作尤。故叶音孤。史作尋。區史作  
喃。視也。其君史無其字。○一胡反。鱣升連反。  
與蟻同叶五居反。

阿房宮賦

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

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  
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關為復道自阿  
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  
抵營室也阿山曲也房房也乃舊地名  
宮成未更名而燬故天下只云阿房宮  
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繫數百言至  
楚人一炬可於焦土其論盛衰之變  
於此矣末一段尤合鑒戒讀之有餘味

鳥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

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攻趙虜趙王二十一年取燕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攻魏魏王降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六年攻齊得齊王

蜀山兀阿房出

蜀山木盡阿房宮成覆廢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

百餘里隔離天日

驪山北構而西折此結屋

直走咸陽

直赴咸陽殿為一川折而委曲焉

溶溶流入宮

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

迴簷牙高啄

簷牙尖如牙各抱地勢鉤心

鬪角

屋中心聚處其勢如盤盤焉之貌困困

為之貌

蜂房水渦遠望天井如蜂窠焉

知其幾千萬落

落處幾千萬條蠶初六反長

橋臥波

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未雲何龍

殊不知龍者龍星也

又洪駒父云鮑欽止謂余言杜牧未雲何龍古本

作未雲何龍

豈以未雲為是復道行空

道自殿直抵南山

之巔以為闕且為復道不霽何虹

虹之高低真迷

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

融舞殿冷袖

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

而氣候不齊

歌臺暖響冷袖風寒

不齊

自皇后面下。次為妃。次為嬪。又其次為王子皇  
孫。辭樓下殿。螿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  
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粧鏡之多。且光。綠雲擾  
擾梳曉髮也。髻髮新縮。如天。外綠雲。渭流漲臆。棄脂水  
也。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煙斜霧橫。焚椒  
蘭也。椒蘭之香。氣如煙霧。雷霆乍驚。宮車過也。宮車之  
驚。之。輶輶遠聽。車行漸遠。之聲。輶輶。杳不知其所之也。  
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綰立遠視。而望幸焉。望。秦  
王之臨幸也。始皇在位。其宮中也。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者。二十六

年有終其身。而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  
楚之精英。人其收藏。經營皆精英者。幾世幾  
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  
間。勝菴云。當作不能。有謂幾世所積。而有若  
納遣來於此。鼎鏞玉石。視寶鼎若鏞然。然金塊  
珠礫。言秦人視金如土。視美玉若石。然棄擲。遷迓秦人視之  
亦不甚惜。此截極言宮嗟乎。上文既叙其奢。後矣。此却歎息  
而言。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  
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

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場多於  
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  
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  
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  
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  
戍卒叫，函谷舉，漢王舉義兵入函谷關楚人一炬，項羽燒秦宮室可憐焦土。嗚呼滅  
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  
也。此截極言秦以奢侈自取敗亡之禍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

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六國之地又復兼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  
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  
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此一句大含規戒一賦之中其意思悠長蓋無終窮其可永歌者矣  
秋聲賦 此篇最善形容物象鋪叙模寫時俱變使人讀之有悲秋之意  
歐陽永叔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  
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



拜通音耕反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

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錚錚音窻又七金鐵皆鳴

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枚如箸軍士不聞

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

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

人聲聲在樹間四句形容容予曰噫嘻悲哉此

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

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

冽砭人肌骨以石刺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

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艸綠縹而

爭茂佳木葱籠而可悅艸拂之而色變木遭

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

烈此說夫秋刑官也周禮秋官司寇於時為

陰前律歷志陰氣遷又兵象也夏官大司馬

於行為金唐樂章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律歷

者成成者方常以肅殺而為心卿飲酒義云

故秋為知也天地肅殺此故其在樂

也商聲主西方之音秋曰素商應西夷則為

七月之律

月令孟秋之律中夷則

商傷也物既老而悲

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又說

嗟夫艸木無

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

歸之於人

惟物之靈謂人為萬

靈物之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

搖其情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

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然黑者為星

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艸木而爭榮念誰

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

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謂人

之憂感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厚

前赤壁賦

按晁補之續離騷序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

操氣吞宇宙樓船浮江目中已無吳矣而周瑜年少黃蓋裨將一炬以焚之公

謫黃岡數遊赤壁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然懷古壯瑜功而賦之云謝

云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蕭

酒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

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用府也

蘇子瞻

壬戌之秋

宋元豐五年

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

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

音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用出篇  
視今舒窈窕兮本刺好色謂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為章中月出皎兮喻美色之潔白窈窕其姿之舒也彼人則美人也坡老少為月借此而賦亦譏在位之不好德爾  
 出於東山之上前言清風此言月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謝云當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與入字合而為潔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謝云學桂櫂兮蘭槳

楚辭九歌云桂櫂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楚詞云望美人兮南浦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日擊逆水而上日泝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選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統攝三四無枝可依曹操字孟德是為魏武帝發音狸懶音惰西望夏口東望武

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

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曹操詩譏先主之奔走周瑜吳人呼

為周郎謝云此一段設方其破荆州劉琮降

江陵曹公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舳是船尾

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元

在哉謝云有感慨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輕舟舉匏樽以相

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蟲名渠渺滄海之

一粟哀吾生也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

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

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

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說水盈虛者如彼而卒莫

消長也此句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

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

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應前清風徐來耳

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  
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  
共適謝云此一役全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  
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  
方之既白五百六十七字

後赤壁賦

晉陸機云賦體物而瀏亮坡  
知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  
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皆天然句法未用道士化鶴之事尤出  
人意

蘇子瞻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

蘇子得廢圃於東坡而作堂焉號曰

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將歸于臨臯公始至黃  
之因繪雪於四壁後遷臨臯亭一客從予過黃泥之坡霜露既  
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四句形容顧  
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  
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  
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隨唐佳  
獻松江鱸魚膾炙人口所顧安所得酒乎歸  
謂金齏玉脍東南之佳味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  
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

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  
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鴉  
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冷齋云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  
河伯蓋一客之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艸木震動  
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  
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  
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  
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

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  
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  
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  
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  
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陳  
因此賦緒處用韓文公石鼎序彌明意指鶴  
為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佐卿化鶴  
事○元豐六年東坡自書此賦後云江漢之  
間指赤壁者三區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  
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  
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詩今屬漢陽縣予謂江  
夏之西南者政曹公所敗之地也按三國志  
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由夏口在而逆戰則

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步下也

### 憎蒼蠅賦

蠅之為物賦性至微害物至重猶姦人邪佞以敗君德變黑白以為物之害

此詩人托物比興

### 歐陽公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為生既無蜂蠆之毒尾

左傳蜂蠆有毒蠆丑邁反

又無蚊蚋之利齧

聞見錄歐陽公于作憎蠅賦

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蚋自啜啜來利齧咬人也

幸不為人之良胡

不為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盃盃殘瀝

黏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

足乃終日而營營

青蠅營營

逐氣尋香無處不

地

聒 去王切

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

害也至要若乃華棖

音表

廣廈珍簾方牀炎風

之燠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

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

音聒

歎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之見殃

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公眼聒目

欲瞋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

何由見周公於髮髯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

揚語吾不復夢見周公莊子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古文卷七

徒使蒼頭ツカ鬚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腕脫或立寐而顛僵此其為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閑奈爾眾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音甫因之投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魂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蠅固難莊青忘溺外眾人貪尤忌赤頭號為景迹西陽雜俎身青者能敗物巨一有霑汗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實

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王衍手揮玉麈尾終日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賈誼上書可為痛哭者六此其為害者二也又如醯醢之品醬麪音泥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餅饜之固濟乃眾力而攻鑽極百端窺覬至於大哉肥牲嘉殺美味益藏稍露於罅呼訝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繯少急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減復懷憂



因之而得罪此其為害者二也是皆大者餘  
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  
人之博物比興之為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  
亂誠可嫉而可憎詩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  
營青蠅止于棘讒人因極  
交亂  
四國

說類

師說洪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  
師說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狃  
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  
是以得在名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  
必不知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  
為人師者也學者不嫌子厚而歸退之

故子厚有此說耳此篇文字如常山之  
蛇救首救尾段段有力學者宜熟讀  
東萊曰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  
三段自有三意說起然大槩意思相承  
卻不失本意

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  
也呂云大意說兩句起人不可無師關鎖好  
謝疊出云第一段先立傳道受業解惑三  
大綱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道業者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智  
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  
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呂云人不可  
無師處應上  
是第一段謝云第二段  
先說解惑不可無師生乎吾前其聞道也

小存スニ

平

嗟

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  
 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呂云承接吾師道也  
句處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呂云  
 是故發盡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  
 師之所存也呂云承接開合處綱目謝云第  
師之所存即嗟乎謝云第師道之不傳也久矣  
此卻立意處欲人之無惑也難矣謝云第  
歎後世師道不傳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猶且從師而問焉呂云應前聖人且從師此  
高一等說翻前人非

知之之意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  
 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呂云結得主意盡  
法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  
 皆出於此乎謝云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  
今之眾人其不及聖人也遠矣而恥學於師  
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  
為愚係乎從師不從師愛其子擇師而教之  
而已此是雙關文法於其身也則恥師焉呂云  
得親切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抑揚惑矣彼童  
 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  
 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

謝云此是或師焉或不焉謝云此是於其真  
雙關文法也則耻師焉此  
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師  
焉與小學相貫惑之不解或不焉與大遺相  
貫此是文公弄巧作文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因  
結上一句有力有關鎖謝云第六段說人  
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  
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耻於從師不以傳道  
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  
身惑之不明則不擇師是學巫醫樂師百工  
其小而遺念其大可謂不明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不耻相師處說論得切士大夫之族曰  
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  
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應而位卑則足羞

官盛則近諛呂云生意說嗚呼師道之不復  
可知矣謝云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則為人所笑問其所笑者何事則曰弟子與  
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巫醫百工  
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巫醫百工  
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  
與謝云第八段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  
夫族耻於從師是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  
之人聖人無常師圍子張篇夫子焉不  
也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襄弘  
師襄老聃邾子之徒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  
舌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  
今將往矣對曰謹受教與俱至周問禮於老

聃訪樂於襄弘，因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  
 襄子，因昭十七年。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  
 問曰：「少暉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  
 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  
 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而篇述：故弟子不必不如  
 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  
 攻，如斯而已。居云：說得最好。又應前吾師道  
 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樂於襄弘，問禮於老  
 聘，問樂於師襄，問官名於鄭子。遇有事之精  
 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  
 子也。論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  
 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  
 孔子之事可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  
 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

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  
 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爲耻。况衆人乎？李氏子  
 蟠年十七，韓曰：蟠，貞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  
 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  
 道，作師說以貽之。謝云：第十段收歸李氏子  
 遺也。

雜說疊山云：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  
 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養之以厚  
 祿，任之以重權，  
 斯可以展布。

韓退之

世有伯樂匿馬蹄。伯樂善治馬。注：伯樂姓孫  
 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而氏。星經云：伯樂天  
 爲名。謝云：以伯樂喻知人者。然後有千里

馬謝云此喻異材○此謂有賢等千里馬常

有材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謝云此謂英

知人者故雖有名馬材異祗辱於奴隸人之手

駢歿於槽櫪之間駢頭而歿言多也不以千

里稱也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

昏君庸相之朝沈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

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

英雄豪傑能立大事成大功者食馬者不知

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異

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辨大事成大功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也

千里之能食不飽謝云一句三力不足二句

○祿才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且欲

與常馬等不可得謝云祿位不足以安求其

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材○謝云此謂英

無尊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且

欲與庸眾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辨大事

成大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

不能通其意謝云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

食天祿也非賢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

下無其材嗚呼其真無為耶其真無其真不識焉

耶謂任使之不以其道爵祿之不能盡其材

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為宰相者

嗚呼天下真無英雄豪傑

名二子說老泉先生二子長曰軾次曰

之終身不差毫釐可謂深知二子矣

字之數不多宛轉折旋有無限意此文

妙也

蘇老泉

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軾在車前雖然去

輪輻蓋軫輻轉者曰輪輳於輪曰輻覆

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言天下無

懼汝之不外飾也得禍重也

為一句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

不與焉禍正相乘除雖然車仆馬斃而患

不及轍或可免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

知免矣逆知少公

稼說此篇為送張琥作以稼喻人才

者如此所以名益盛而學益進也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已上言稼之美，瓶音比。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已上言稼之美，瓶音比。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

之人也。引歸古人身。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此論成才之美，侗音神。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引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求且安推

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也哉博學而

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吾子止於此矣此乃責用

友之善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

弟也其亦以是語之此乃責兄弟之善

朋友相切磋之意亦且知古之昆季其相勉厲也蓋如此

愛蓮說濂溪先生愛蓮取其有君

周茂叔

水陸艸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

菊晉陶潛字淵明獨愛種菊其詩有採菊東籬下之句自李唐來世人

甚愛牡丹

舒元興牡丹賦序云天后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種其華特異

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日寔盛今自禁闈海官署外延士庶

之家瀾漫如四瀆之流每暮春之月邀遊之士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予獨愛

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

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

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

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

後鮮有聞蓮之愛陶者何人牡丹之愛宜

乎眾矣



解類

古文卷上

獲麟解

麟仁獸，鬣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艸，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虫三百六十，麟為之長，為四靈之一，東萊云：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甚佳，其抑揚開合，只在祥字反覆，作五段說。○立意精嚴，措辭簡古，鋪敘繳結，句法圓轉如走盤。

韓退之  
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為靈物，甚分明。言麟之為靈昭昭也。○言麟之為靈昭昭也，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為靈物，甚分明。言麟之為靈昭昭也。

麟之為靈昭昭也

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為靈物，甚分明。言麟之為靈昭昭也。

詠於詩

詠於詩，書於春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至此而絕筆。○詠於詩，書於春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公羊傳

西狩獲麟，作春秋至此而絕筆。○詠於詩，書於春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至此而絕筆。

字此是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

雖婦人小子無

章法 高見遠識亦知麟出為王者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

尋常山澤之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

獸不相類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形不難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

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此六者

可辨認出於世間吾皆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此六者

惟麟也不可知其為麟也

惟麟也不可知其為麟也

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左傳哀十四年春西

車于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固云叙盡前說不祥

則其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也雖然麟之出

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呂云說祥

五帝三王之時麒麟在郊藪麟之出必有五

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麟乃為聖人而出

無故而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出也聖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又曰麟之

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呂云意高謝云此

獸為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為麟者若麟之出

以其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

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若麟之出

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無孔子必無人

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謝云此

篇僅一百八十一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

議論不窮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

能生議論

進學解據韓愈本傳唐貞元十八年

御史元和元年為國子博士十九年拜監察

東都至七年復為國子博士後為四門

博士矣及為御史之後又三為博士矣

大旨出於楊雄解嘲東方朔  
客難班固竄藏而公過之

國子先生

元和七年公復為國子博士

晨入太學招諸生

立館下誨之曰

國子設為國子先生之辭

業精于勤荒于

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

聖賢相逢治具必

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

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

而獲選

迂云幸字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

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迂云語健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

設為躬

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

矣先生

以下皆美先生之事

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

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

者必鉤其玄

此二句是讀書法

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以

謂勤矣

以上稱先生之勤於已業

直罅漏

漢書冠雖酸不以葑履

張皇幽眇尋

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

迴在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以上稱先生之勞

迴在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以上稱先生之勞

以上稱先生之勞

迴在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以上稱先生之勞

以上稱先生之勞

迴在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以上稱先生之勞

以上稱先生之勞

迴在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以上稱先生之勞

以上稱先生之勞

迴在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以上稱先生之勞

以上稱先生之勞

迴在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以上稱先生之勞

以上稱先生之勞

迴在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

以上稱先生之勞

以上稱先生之勞

生之勞勞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  
於衛道道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殷二盛  
庚上中下二篇周五誥即書大結屈孽牙牙  
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五篇一字褒貶左氏浮誇左  
謂不入牙春秋謹嚴謹而嚴毅傳  
難讀也之文釋經而修飾易奇而法易之變易其奇  
若浮虛而誇大詩之義理甚正當下逮莊騷及  
法詩正而葩而辭之藻麗實華子雲相如雄  
莊子屈原太史所錄司馬遷大史記所錄  
原子雲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  
字子雲司馬相如皆作史  
其中而肆其外矣以上稱先生文章之著見少始知學勇

相

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  
可謂成矣以上稱先生然而此上四段稱美公  
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詩狼  
胡載意其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連  
尾音致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  
成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吁設為  
辭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榑榑榑侏儒  
杗屋梁榑榑榑榑乃柱上榑榑居榑榑  
榑榑侏儒榑榑之屬音盲榑榑居榑榑

門謂之闈居關柱也楔我也爾雅樞之樞在地  
謂之闈居關門也楔謂之楔門兩旁木也  
農音機園音泉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  
音輦楔音屑  
之功也玉札丹砂玉札土屑也赤箭青芝四  
藥牛溲馬勃牛溲牛溲也馬勃生於地如  
貴牛溲而圓且輕二者賤藥敗  
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  
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  
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  
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孟軻鄉  
人也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荀  
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

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于楚廢於蘭陵史列  
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鄙儒小拘如  
菲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  
事典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  
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  
也迂云舍不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  
盡之意  
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  
修而不顯於眾迂云比之孟猶且月費俸錢  
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  
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  
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此四句皆解之辭  
若夫商賈賄之有上計班資之崇廢忘已量  
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誥匠氏之不  
以我為楹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昌陽乃菖蒲一寸九節○麻音庇疵音慈戕音戈欲進其稀苓也稀苓乃猪苓  
師匠氏之說

序類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逆八向也夕七向トキ  
淳生ハ淳世也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如客舍光陰者自代  
之過客日月如流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  
人秉燭夜遊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良有以也况陽  
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大塊假塊即天地也  
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  
俊秀皆為惠連謝靈運之弟日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  
樂靈運襲封康樂侯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  
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  
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三斗為罰出世說乃竟陵王不崇

有記一十四人犯者六人。斗者飲酒之杯也。

### 集昌黎文序

迂齋云退之諸生成為祭文。或為行狀。淺深疎密。居

然可見。漢乃其壻也。故為叙云。

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

文與道相離不得。道無形。文有迹。故曰文者貫道之

器。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以上一節。先論文不離道。

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

深矣乎。

第二節論聖經之深於道。

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

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楊雄。劉向之徒。尤所謂

傑然者也。

言傑然知與渾然異矣。第二節論秦漢之傑作。

至後漢曹

魏氣象萎。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悉謂易

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纂塞

固然莫知也。

第四節論後漢晉魏之非道也。

先生生大曆戊

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

來歸。

畧叙生長遷徙本末亦欲見因艱苦而用力益滋。

自知讀書為

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

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翫法

澄浚。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

韶鈞鳴。日光玉潔。他溫潤。周情孔思。千態

萬貌卒澤於道德有義炳如也。如如水有澤  
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  
以上形容先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  
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此段四語說生平嗚呼先  
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  
不常者矣。

送孟東野序

送孟東野序。通云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餘字鳴字二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  
其繁何也。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巒。如驚濤怒  
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

韓退之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艸木之無聲。風撓之  
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  
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  
之。鳴。金石艸木各只是一句。而水分出四  
之於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艸木有不得已而後  
言。平其詞也。有思。平其哭也。有懷。平凡  
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  
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善下名擇其善鳴



者而假之鳴又七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此  
以天時引入人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  
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  
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人推  
其於入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  
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  
在於唐虞皐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  
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  
作有夏

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  
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  
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含自鳴其不傳曰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見鳴其弗信矣乎其未也  
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  
也以屈原鳴亦自鳴滅孫辰孟軻荀卿以道  
鳴者也謝云以荀卿傳孟子非其倫滅孫辰  
豈可謂之以道鳴此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  
文公學問偏駁處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

張儀蘇秦之屬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兵書以啟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遊說之謀皆非吾道之正皆以其術鳴秦之與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此數語褒貶相錯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

能鳴見前數子是達者關云此大句包括多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語有輕重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前面詩亦兼有此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當時必先有此兩句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三句東野之沒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

故吾道其命於天應前圖云序因以解之送孟東野作結  
歸東野本身上只  
兩句此文章之妙

### 送李愿歸盤谷序

公年三十四脫汴京

官京師鬱於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  
迂云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  
間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伺侯人卻結  
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終篇全舉  
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  
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韓退之**

太行之陽有盤谷

盤谷地名在

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

甘而土肥艸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  
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

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此一節且說

愿所愿之言曰托愿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

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

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

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

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

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

而便體秀外而惠中

迂云看它形容

許多得意之態飄輕裾

繫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

起 起 起  
起 起 起  
起 起 起  
起 起 起

特爭妍而取憐之勢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  
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  
是有命焉承上不可幸而致也接下此一節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坐茂樹以終日  
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  
食看它形容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譽於  
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  
於其心分別輕重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看它理  
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為也我則行之承上接下不斷○此一  
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定將進而趨  
趨口將言而囁嚅看它形容許多處污穢而  
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  
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看它形容  
二樣人如身親為之者此狀物之妙宛轉反  
覆二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左是退之  
自說○此節說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  
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

泉可濯可湘湘水也盤之阻阻屈也誰爭

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

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

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不祥魘魅之屬禁一作御

飲且食兮且一作一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

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

徜徉徜徉音常祥音羊猶徘徊也

送薛存義序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畧無滯論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遠甚中間以庸夫受直怠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

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實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之東萊云句雖少極有反覆謝云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柳子載肉于俎崇酒

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飲食之且告曰凡吏

于土者若知其職乎一篇筋骨蓋民之役非以役

民而已也文老意佳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

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得下今受其直怠

其事者天下皆然竟惟怠之又從而盜之

當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  
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譬得以今天下  
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  
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一篇有達于  
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  
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  
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  
恐而畏也審矣謝云應吾賤且辱不得與考  
績幽明之說書舜典三載考績於其往也故

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滕王閣序

并詩○唐高祖子元嬰為洪  
州刺史置此閣時封滕王故

日滕王閣成亨二年閣伯嶼為洪州牧  
大宴于此宿命其賢為序以誇客因出  
紙筆徧請客莫敢當勃在席最少受之  
不辭都督怒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  
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  
歎而罷勃字子安少有逸才高宗召為  
博士因作閩難檄文高宗怒謂有交構  
之漸乃黜後到父任所省侍道過鍾離  
九月九日會  
此而作此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在隆星分翼軫以星之

之南方楚荆州之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

城翼軫之宿遷焉

湖三江者荆江在荆州松江在蘇州浙江在湖州五湖者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

在潤州洞庭湖在鄂州控蠻荆而引甌越物

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豐城有劍曰于將

雷煥得之張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徐

字孺子洪州人陳蕃為豫雄州霧列俊彩星

章太守特設榻以待之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

閻公之雅望閻伯嶼為榮戟遙臨宇文新州

之懿範宇文鈞新除禮禧帷暫駐十旬休暇

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明滿座騰蛟起鳳孟

學士之詞宗孟浩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

晉王濬金家君作宰武父福時路出名區童

吾將軍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

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駸駸於上

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帝子謂得

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形

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繁迴桂殿蘭

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綉闥俯雕甍山原曠其

盈視川澤盱其影臨闔闔撲地鐘鳴鼎食之

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  
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此作  
兩句關公撫掌嘆曰奇哉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  
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來  
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  
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花光照臨川之筆四  
美具良辰美景一難并賢主嘉賓窮睇眄於中天  
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天  
下地曰宇古與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

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濶  
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  
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闈而不見奉  
宣室以何年漢賈誼謫為長沙木傅後召見宣室嗚呼時運不  
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  
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梁鴻善八分書魏武帝重  
之其後為佞臣所毀逐於北海豈之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  
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  
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貪泉見前吳隱之貪泉詩



處涸轍以猶懼江之水不足以活之北海雖

餘扶搖可接為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東

隅已逝秦榆非晚漢馮異曰始雖垂翅回溪

之秦榆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猶在

豈效窮途之哭晉阮籍時率易獨駕入山徑

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纆等終軍之

弱冠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有

懷投筆慕宗殼之長風宗殼曰願乘長舍簪

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謝

為叔父安所器重玄曰譬如接孟氏之芳鄰

芝蘭玉樹使其生於庭階陪鯉對事見多今晨捧

袂喜託龍門漢李膺以聲名自高上有楊意

不逢撫凌雲而自惜後相如遂顯勃不逢

揚得意之薦但誦相如凌鍾期既遇奏流水

雲之賦而自惜其不遇耶鍾期既遇奏流水

以何慙列子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洋

水以鳴呼勝地不常盛遊難再蘭亭已矣蘭

何愧王逸少宴梓澤丘墟梓澤即金臨別贈言幸

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

梓澤

臨別

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記類

蘭亭記

此篇敘景感懷。緝有佳致。遂齋

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愚謂當時天色晴朗。非陰晦之象。而山陰林下之氣清而爽者。決非謂清秋也。

王逸少

永和九年

晉穆帝年號

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

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韻語陽秋云上

濯袂除去宿垢謂之禊。禊者潔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截

亭聚會之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

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晉武帝問三月

曲水之義。東晉對曰昔周公城邑。因流水以泛酒。逸詩云羽觴隨波。列坐其次。

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

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

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

九子有說

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已上言蘭亭之美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

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莊子

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殤珠成人而死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此一截極言入觀此文之終而意愈無窮也

獨樂園記司馬溫公自號迂叟其退居適意於園圃真樂如此

司馬溫公

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鏡行

之原探平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賢四  
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可者學之  
未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  
則投竿取魚執在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  
濯熱盥水臨高縱目逍遙徜徉惟意所適明  
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女履反  
耳目肺腸卷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  
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  
曰獨樂

醉翁亭記

陳后山云記者記其事爾今  
之記乃論也歐公此記直記  
其事而文出自然少游謂  
醉翁亭記亦用賦體備矣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一句包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此一截山行六  
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  
釀泉也此一截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  
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作亭者誰山之僧智  
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迂曰未說太守  
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

號曰醉翁也

此一截說作亭名草之出此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

也此一截說其樂在山水與前面相應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

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

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

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

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此一截說朝暮四時景象前朝

說后總說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

者呼後者應偃反武僂音提攜往來而不絕

者滁人遊也

此一截說滁人同樂於此亭臨

溪而漁溪澗而魚肥醲泉為酒泉香而酒冽

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

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

而誼調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間

者太守醉也此一截說太守與衆賓同遊而醉已而夕陽在

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

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生然而

轉叙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

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截說太守所樂之真。迂齋曰無此數。醉能成語。則前面許多鋪張。都無合湊矣。

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方說

出廬陵歐陽脩也

畫錦堂記

唐子西語錄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厭倒。

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樂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此為文之法也迂曰文字委曲善於形容

歐陽永叔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

樂而今昔之所同也

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

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

不禮於其嫂

史蘇秦字季子從鬼谷先生游樵悴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

後為秦相佩六國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笑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謝云見季子位高

買臣見棄於其妻

朱買臣家貧常負薪樵賣以給食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悲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買臣不能留

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騎卒擁

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

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

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  
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  
丞相衛國公則不然韓魏公琦相州人初封魏國公至和中公以武  
康軍節度來知相州歸故鄉也公相人也先著此句世有令德  
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  
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  
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有護非弱阨之  
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  
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牙者車輪輻牙

也纛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為公榮桓圭衮裳桓圭衮裳公所執  
衮裳公所服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  
稷勤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  
此公之志而士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  
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  
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  
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  
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韓公之戒  
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

哉故能出人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壯語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占地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喜雨亭記

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涉國政民生大體無一點塵俗氣張子韶云予聞陳伯脩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蘇子瞻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解所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於水上改元為元鼎元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志喜之意予至扶風之明年扶風在長安左即郿地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



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  
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  
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  
日乃止似春秋書法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  
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  
愈而吾亭適成只一句幹上作亭接得甚有法度此一截說作亭名亭  
之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音祝客而告之曰五  
日不雨可乎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  
可乎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

飢獄訟繁興而盜賊茲熾則吾與二三子雖  
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  
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  
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  
耶此一截說得用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  
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禱使天而雨玉  
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尤此句太守天子造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  
物太空太守天子造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  
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

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四者既皆無所歸則歸之於亭名○此一截則詠歌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續之

岳陽樓記

迂云晉末布置與中間狀物臨下斷遣一轉語乃知此老胸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

慶曆四年春

仁宗

滕子京

謫守巴陵郡

諒字

于京謫守岳州

越明年

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

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

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

一湖銜遠山吞長工浩浩湯湯橫無際涯

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

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

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

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

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

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立一柱○此一一段狀

陰雨景象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

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

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杜樓之變態萬狀而人情所感不用對語說時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綴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感不過上而二端而仁人之心出處只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行錄

希文少有大志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於此發之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結句有力

嚴先生祠堂記按本傳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光武拜

諫議不受耕釣於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州桐廬縣迂云字必辭嚴筆力

老健 希文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此是一篇及

帝握赤符漢為火德中微光乘六龍得聖人

之時臣妾億兆謝云好天下孰加焉惟先生

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入論道

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歸江湖

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法句天下孰加焉惟光

武以禮下之謝云兩段並說畧無抑揚便見

先生不屈光武光武不臣先生意之在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先生以之此段說易卦證在屯之初

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

以之此段援易卦證光武蓋先生之心出乎

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

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

哉結上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

教也幹歸立仲淹來守是邦緣此所始構堂

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復者

免租賦科役也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

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關云范文正

太伯在坐間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

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

黃州竹樓記東萊曰嘗聞之山谷云或

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

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  
某所講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論文  
章常先體制而后文之工拙蓋嘗觀蘇  
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  
是醉白堂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  
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  
言不疑也

王元之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音枯去  
其節用代陶瓦比音皮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  
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蔡茶荒穢因作  
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此一節論竹之省  
質及樓之所由建遠  
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闌竹具遼復休正不可

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  
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  
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  
之所助也第二節論  
竹樓景物公退之暇披鶴氅音衣  
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  
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  
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  
之勝槩也第四節論  
登樓之勝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  
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

騷人之事吾所不取第五節論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用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宋太宗年號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尊之庶斯樓之不朽也第六節論竹樓未遽朽且期后人嗣而葺治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待漏院記

迂齋云何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徘徊然詞嚴義正可以想見其人亦自得體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已上論天道之助以天比君以四時比相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對言論聖道之助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此三句繳上二段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此句包數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便見待漏

意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

相乎以上論古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

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凡宰相來朝至此待

示勤政也按上勤字有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

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

門未開玉漏猶滴徹蓋下車于馬以息待漏

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意○此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

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

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

氣不和災眚荐至願避位以讓之五刑未措

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且而

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

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

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以上說其或私

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

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

勢我將涉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二時告災

陟

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  
 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悻悻假寐而坐有待  
 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  
 柄于是乎曠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必  
 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以上說反意是知  
 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此  
 何結上復有無毀無譽此一轉尤切旅進旅退竊  
 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戒此  
 尤有意棘寺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

于執政者未盡記其名以

諫院題名記

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

司馬君實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  
 諫者此句關涉大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  
 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  
 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  
 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  
 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此一幹尤奇非其間

溫公不及此



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迂齋云結句三四語

袁州州學記

迂云議論闢涉世教筆力老健○謝云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二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非且筆端有氣力有光耀超然不羣其立論高遠宏犬不商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李太伯

皇帝二十有三軍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

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法句有假官

借師苟具文書法句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

不和教尼不行法句三十有二軍范陽祖君無

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字法大懼

人材放失儒效闕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

川陳君侁聞而是之字法議以克合梓舊夫子

廟陞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

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易洛聖反册漆

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立

手備作工善更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音  
采音且有日盱江李觀論于衆曰惟四代之  
學考諸經可見已謝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  
道破筆秦以山西塞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  
呼而關門不守武武夫健將賣降恐后何邪  
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烏耳此學  
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率學術俗化  
之厚延于靈獻州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  
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

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佳。一句結有  
筆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法禛爾由庠序  
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  
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謝  
此等文章。關涉世教。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  
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  
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收拾  
思亭記汪齊云節奏相。生血脈相。於言外  
陳師道

甄其人無名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昆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於余序事○第一節叙其余以為自之所視而思從之且說思之所始視干戈則思鬪視刀鉞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家則思安夫一思字泛論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又人之所思今夫思喚起過升高以望松梓下

丘壠而行墟墓之間荆棘莽然狐兔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第二節論思親故以名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為墓於郊而封溝之為廟於家而嘗禘之為衰為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第三節論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四節論因親凡君之子孫登斯亭者其有忘乎因其親以

登發也

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  
其庶乎曰未也齊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  
本思以為材視其樛棘思以為薪登其丘墓  
思登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  
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為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  
文者視其美以為勸視其惡以為戒說作記之意  
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為之記第六節進步云云勸戒之意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上 終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下 後集

箴類

大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  
大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鑑戒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書洪範惟辟作威為君實難為臣不易主普天之下處王公  
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是故恐  
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

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也

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

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

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

史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式也左出

警而入蹕也警人止蹕警者戒肅蹕止行人

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

而聲為之律史記夏紀禹聲勿謂無知居高

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

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

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通鑑外

鹿臺為瓊室玉門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禮天

夫凡王之饋珍凡物誌珍謂淳熬唯狂罔

念丘其糟而池其酒與志孫權於武昌臨釣

日今日酣飲惟飲墮臺下乃止張昭怒曰昔

糾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

以爲愚權默然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

貨老子不貴難得之勿聽亡國音禮樂記秦

音亡國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

後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  
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

魏帝牽裾不止淮南子紀論訓禹當此之時

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昆諫止帝不

答起入內昆隨而引其裾牽之遂奮衣不還

出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

高大度前高祖紀常有太度撫茲庶事如履

薄臨溪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惟此文王

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

臆損好惡於心想眾棄而後加刑眾悅而後

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

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

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

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音問而聞

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

勅口續音塞耳而聽於無聲選東方朔答客

反以蔽明難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

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

深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

知當作扣

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  
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  
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  
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  
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  
開羅起祝史外紀湯初造商見野有張網四  
欲左右不用援琴命詩舜作五絃之琴一  
命者入吾絳念茲在茲書帝念哉念茲  
在茲釋茲在茲惟  
人所召老子禍福無  
門惟人所召自天祐之易曰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

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泛應萬物亦無形迹操之有要操  
亦有視為之則凡目之所視蔽交於前其中則其要  
遷物欲交蔽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變亂此心  
久而誠矣克去己私復還天理而見本心之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誘猶導也引也  
欲心導引而物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至則人化為物

定知止於善，**邪存誠**，閑其外邪，**非禮勿動**。

###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者急也，妄者。

而在，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言行君子，與我出。

好或言出而與兵戎，或言出而與兵戎。或言出而與兵戎，或言出而與兵戎。

傷易則誕，言語輕易則，傷煩則支。則支商不

可已肆物件，於已則縱肆，出悖來違。其出言

者亦違背之，**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之微，誠之於思。思誠者人之志。

士勵行，有志之士，其守之於為。有為必守，順。

理則裕，順於理，從欲惟危。從欲而動，造次克。

念造次倉卒，戰兢自持。戰戰兢兢，習與性成。

習亦念此理，戰兢自持。戰戰兢兢，習與性成。

### 銘類

陋室銘 此篇不上百字，曲盡陋室之氣象，起用譬喻，尤的切。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設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艸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九夷或曰陋如之何予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己銘

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篇中多用將帥卒徒寇讎臣僕等字分

呂與叔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物我既立私為町畦町畦町田區也畦田隴也

勝心橫發擾擾不齊此第一節論私心之擾擾大人存誠

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蝨賊蝨食根日蝨食私節日賊

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孟子夫志帥也奉辭于天誰

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室慾此第二節論存誠

昔為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

姑勃磈婦媿婦也姑宅母也勃者爭也磈者石之磈也亦既克之皇皇四

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闡孰曰天下不歸吾仁

第六節言克己以為瘠痾疾痛舉切吾身此第七節論人物

體懸一曰至焉莫非吾事顏何人哉晞之用  
起句  
是也○第八節因顏之克已以自勵

西銘 橫渠先生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  
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晦庵先生曰是起  
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  
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  
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  
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因其異而反其  
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此○此篇全係晦  
庵先生舊註  
今析而明之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  
下母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  
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

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  
所資以生者也 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  
父母乎萬物者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人稟  
故指而言之 天賦形於地藐然之身混  
合無間而位乎中予道也故天地塞吾其體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  
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健坤順此天地之性為  
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以  
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  
吾同胞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  
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  
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  
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  
生之中人為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

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無間然也。少  
**吾與也**。命之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禮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繼承天地總理人物，則大君而**其大臣宗子**。已故為宗子。宗子猶長子也。**之家相也**。故為宗子之家相。○家相猶宰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乃所

以長吾之長。吾**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天下之幼一也。孤弱乃所**聖其合德**。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以幼吾幼。兄弟之合德，平父母者也。**賢其秀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必是**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疲者勞乏之人，癯者罷病之人，惇者憂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為天地之子。非吾兄弟而無告者，而何哉。○以上皆發明理之分殊。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猶其敬親之至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樂天而不憂者，猶也。**違曰悖德**。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害

仁曰賊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濟惡者不才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以三三者不能事天故謂之不才其踐形者惟肖也而有三者不能知化則善述其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知化則善述其故謂之肖此乃能事天者事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此所以善述其窮神則善繼其志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人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繼其不愧屋志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漏為無忝惟此誠不愧屋漏則不忝於良天存心養性為匪懈匪懈又嘗引詩曰夙夜

養其性則不懈畏天之事也而君子求所以踐形云惡旨旨酒則所以事天者至矣禹為伯鯀之子初鯀為崇伯故指為崇伯子育英才穎封人錫類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穎考叔為不弛穎谷封人請遺母羹以起莊公之羞矣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者盡事天之道不弛怠其勞役無所逃而待而天心悅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申生晉太子也遭驪姬者讒毀而外

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  
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  
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  
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  
天之曾子矣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  
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  
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  
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  
奇矣○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  
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  
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富貴  
苑○已上六者皆可為事天者之鑑  
富貴福澤所以人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  
貧賤憂戚所以人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志

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也為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  
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  
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  
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  
而已矣○此四句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存而  
總論事天之道沒吾寧也存而  
事之順焉則其沒也吾固有寧其神矣吾身  
存而事天順焉則其沒也固有以得其正而  
無求矣此存子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  
沒吾世而后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此二句總結  
事天之終身

東銘

解見前篇一依  
平岩葉采注解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  
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言雖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入也。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入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或者謂出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以爲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過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

古硯銘

此文主意在養生，以鈿為體，以氣類之。同次御表其壽，天不同。第三段量三物之壽，天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入養生意，第六段設或唐子西人之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

也筆最銳與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書而  
銳者天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  
也豈非靜者書而動者天乎此於轉入正以鈍為體以靜  
思而得養生焉意歸本身止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  
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  
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不能銳因以鈍為體  
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文類

北山移文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  
鍾山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北山山后  
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卻過北山孔生  
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  
云北山移文云建康蔣山是也

孔德璋

鍾山之英艸堂之靈二神○儻馳煙驛路勒  
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  
度白雪以方潔于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  
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  
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閑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

聞鳳吹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值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

於延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而二章固亦有焉豈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鳥翼

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抑學道

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雋

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仲氏既

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雋

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仲氏既

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雋

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仲氏既

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雋

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仲氏既

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雋

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仲氏既

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謂雋

後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尚長字仲氏既

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

家歎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所

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復來

求之則亦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

不可得也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

竊吹卅堂濫巾北岳言願盜各卅堂濫服也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

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應上

字傲百世茂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嚴

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

人湯伐桀因而



謀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河而自匿涓子不能傳涓子人餌木  
隱於窟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鶴頭形馳  
魄散志變神動爾乃肩軒席次袂從遙上焚  
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應上後風  
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  
有失顧州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黑綬金章  
銅印也漢書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快長擯  
法進久埋敵扑誼貴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

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  
綸於折獄龍張趙於往圖漢張敞稍遷至山陽太守趙廣漢為  
陽翟令以化行有架卓魯於前錄後漢卓茂  
不忍欺魯恭拜中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漢書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  
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傳  
夏之族有德也貢金九使其高霞孤映明月  
牧註九州之牧貢金也  
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看他磻戶摧絕無  
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  
出楹蕙悵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

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綬長簪也東海  
故日海岸也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  
蘭蘭佩也非林澗之愧秋桂  
譏膾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甲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乃周子之愧  
遣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  
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梗上京雖情投於魏闕  
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  
碧嶺再辱丹崖重滓言山之州木且羞見周  
山靈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皇甫謐  
高士傳

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宜肩岫幌掩雲關  
以為滌乃臨池而洗耳

欽輕霧藏鳴湍截來輟於谷口杜矣纏於郊  
端下於是叢條與膽豐顛怒魄或飛柯以折  
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剪截結撥也俗土  
逋客益謂周顛也  
甲古戰場文形容戰場悽慘之情  
溢於言意之表也

李華

浩浩乎乎沙無垠魚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  
糾紛躡今慘悽風悲日暝蓬斷州枯凜寒霜

晨鳥飛不下。獸從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州晨牧。河水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宜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孟子題辭嗚呼噫嘻。吾想天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

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躕。續續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夙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裏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交

今生歿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冢  
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  
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暮暮日光寒兮州  
短兮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自有如是耶吾聞  
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  
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  
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  
策勲因隱公五年三十二年而治兵入和樂且閒  
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秦

壽生靈萬里朱殷因成公二年左輪朱漢擊  
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叶韻蒼  
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  
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  
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意  
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  
望天涯天地為愁艸木妻悲弔祭不至精神  
無依必有凶年入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  
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左傳全句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王褒字子淵本蜀人為漢宣帝徵召詔為此頌起四句設導自叙第一節且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頌好神仙故未段不少取彭祖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之麗密

被服也純綿繒帛也言夷狄服旃服毛者則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毳楚稅反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糗麥飯也

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言貴顯去

久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

之下蓬茨所以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

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

不畧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言雖不足充厚望

情素也困記曰為此頌恭惟春秋法五始之

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五始謂元年春王正

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已而行之正夫賢者國家之器

也所在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力少而就效眾此二句是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砭砭五骨反及至巧亦錫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鏘干將劍名也淬燒劍令熟灑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錫凡也良冶鑄劍人也淬音倅錫音葛水斷蛟龍刺犀革忽若等泛塵塗音葛掃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篲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刺團音葛如此則使離婁督繩離婁古之明目專二音公輸削墨公輸古之巧匠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

而不潤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之理且使上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而不進行胸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病倦亦危及至駕醫膝參乘且王良執韉韓哀附矣醫膝乘且良馬名王良執韉韓哀附與韉哀古善御者韉也縱騁馳驚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縱馳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追奔電逐遺風電風皆

疾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  
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  
已上論賢者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  
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有有其具者易其備熱衣狐裘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囿空之隆  
周公吐握以禮賢士故能太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桓公好賢公必興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由此觀之君入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以上論聖主得賢之功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糶子飯牛離此患也  
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大

而賣之秦以五殺皮贖之窳戚去逢祖八  
而於齊門餽牛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  
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  
聽進退得閱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用也去昇  
辱與滌而升本朝離蔬釋躄而享膏粱言賢  
遇聖主榮以戒位惠以祿食故以卑辱幽汗  
之事以刑用於朝商去蔬食釋去躄履而食  
滋味衣朝服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說士以上論人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  
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  
以感召名蟀蟋俟秋吟蟋蟀出以陰喻賢人待  
其臣

仕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  
伯牙操遞音鍾逢門子音鸞烏號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鸞其音韻合和  
遞鍾琴名烏號弓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  
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  
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



若巨魚縱太罾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是  
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  
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勳德與和氣游太平  
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  
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  
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  
松眇然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七百之壽  
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  
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圖文王之什云  
濟濟威儀之盛

貌多士衆賢也言濟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  
王之所以安寧○以上論臣主之相得如此  
引揚毛詩證  
結尤有斷案蓋信乎其以寧也

### 大唐中興頌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興  
廢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  
換韻又是一體前三句謂薛  
逆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  
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  
興之事又三句論兇逆之  
可羞又三句論功臣之世  
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之  
福然後數句論作頌推頌  
之可傳後來詞人留題者  
各有體獨石湖謂頌者美  
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  
史筆法婉辭以含譏後詞  
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罪  
案耶

###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

玄宗年號

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

長安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

乃靈州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移軍鳳

翔天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

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

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

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

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茲驕為昏為妖此謂孽臣邊將騁

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此謂逆臣大駕南巡百僚

竄身奉賊稱臣此謂從叛之臣天將昌唐絜睨我皇

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

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期曾不

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一聖重

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

涵濡天休歿生堪羞歷叙中興恢復功勞位

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論功烈盛德之興山

高日昇萬福是膺唐盛德之福能令太君聲容云

法不在斯文論作頌之文湘江東西中直滄溪石

崖天齊論活溪可磨可鑄刊此頌為何千萬  
年論刊頌之可三  
年永傳於後世

酒德頌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  
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  
酒常攜酒自隨使人荷鈿從之云外  
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劉伯倫

有大人先生假託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  
此離史日月為扁庸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  
來為一日萬歲行無轍跡居無室廬慕天席  
之期為少時言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其志廣大也

擊執也卮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

公子搢紳處士介大也搢紳服飾聞吾風聲

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袂怒目切齒此公子處

好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先

之鋒刃相先生於是方捧嬰承槽銜盃漱醪

先生不聽二人之說奮髯踞踞枕麴藉糟動

飲酒自若也醪濁酒奮髯踞踞枕麴藉糟動

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

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  
江漢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一豪侍側焉  
如螺贏之與螟蛉二豪謂公子處土也螺贏  
螟蛉彼小虫也言此二人  
侍我之側有如此虫言見  
之微小也螺音果贏音裸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  
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  
柳樹因以為號焉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

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  
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  
情去置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  
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  
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  
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歎葛天氏之民歎

皆太古之時也

種樹郭橐駝傳

子齊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

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

橐音托駝音陀

病僂隆然伏行

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

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

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

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

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

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

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

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

欲故其築欲密既然而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迂曰子之非難棄之為難非真棄之也

也所以子之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是性

也緊在此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即孟子非有能

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

蕃之也應上文碩茂蚤實故蕃之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

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其性  
之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  
與前指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  
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  
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雖曰愛之其實害  
之雖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  
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  
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  
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

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線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便煩  
擾了法字法皆好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  
人具食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  
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  
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史記秦昭王四孟嘗君  
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  
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座者  
能為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

王荊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一轉筆力健謝云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鉞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謝疊山云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

氣力光彩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

謝云起句健章

子厚猶以為為褒文公太過似孔孟廟記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

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謝云起得健接亦不弱

故申呂自歎降

謝崧高維歎降神生甫及申申

即申伯呂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

傳說為列星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存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

古今所傳亦

可証也

此數句承上起句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

卒然遇之主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

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其然

哉呂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勢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

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然而亡者矣呂云此四不字

亦有力詞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

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定在者

謝云此是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

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而文公獨能之獨韓文公起布

衣談笑而靡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

三百年于此矣謝云褒文公只消此數句文起八代之衰

愈傳贊云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

濟天下之溺文公每言原道數十篇皆與衍道

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怒

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洪正而帥

立王廷湊詔愈宜撫眾皆解之愈至對廷湊

九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祇



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公浩然而獨存者乎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日即出愈日若爾則無事矣會元此豈非參天地翼亦濤圍出廷湊不敢追蓋嘗論天人  
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之所發蓋嘗論天人  
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  
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  
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  
之雲愈有謁衡岳鹿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  
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心默禱若有應豈  
眾山峯出仰見突兀撐清空而不能回憲宗之  
惑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

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  
水盡湖西徙六十里且是潮無鱷魚患鱷音  
而不能再皇甫鏞卒逢吉之謗憲宗得愈  
悔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  
疎狂不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  
之事使愈與李紳交聞能信於南海之民廟  
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能信於南海之民廟  
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改潮州移袁州  
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在朝之日少也  
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  
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文潮州  
牒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  
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躬為之師里閭

後生無所從學耶趙德秀不沈雅專靜頗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自是潮之士為衙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

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

則易使也此論潮人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

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謝云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庶不是

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

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

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

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今日願新公廟者

聽民權趨之下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

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

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

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

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

是豈理也哉餘意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

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被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雲漢

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云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比織女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經曰七色夜光雲錦裳飄

然乘風來帝傍與濁世掃糝糠西游咸

池略扶桑南騷飲余馬於咸池揚余轡平

咸池拂州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

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滅沒倒

景不得望司馬相如大人賦驚列缺之倒

照故其影從下作書詆佛譏君王佛骨表

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

將抵以成裴度崔羣等九要觀南海窺衡

湘歷舜九疑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川

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

形相似故曰九疑楚以一女妻舜長曰娥

皇夫曰女英從舜南征三祝融先驅海若

藏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日祝融南騷使

束蛟鱷如驅羊謂驅鱷到天無入帝悲傷

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又公歿，謳吟下招於長慶四年，敬宗為之感傷也。謳吟，下招。

遣巫陽者，謳吟此詩，招文公之魂。爆牲，雞。

卜羞我觴，爆牲者，羣牛。郊祀志立，粵祠而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

卜為鬻滿，各角。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廣碑。

沃二反。又音電。蘇荔子丹，今蕉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

此祭柳子厚也。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

被髮下大荒。文公詩翩然下大荒，被髮騎。

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眾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謝云：東坡平生

作詩，不經意，意思茂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若思之文也。

辯類

桐葉封弟辨。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留好意思，在後。冷人讀一段好，一段。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

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

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說苑君道篇：成王與

葉以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其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讀曰：天子封虞，耶。

王曰余與虛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則史書之王謂之土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處於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此段只敘事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開一段說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為而已必從而成之耶難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自說幸止何若難得倒處大概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須爭得倒前既難倒須說正理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此幾句卻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意思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警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策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擬定或曰封

史佚又設一難在此

唐叔史佚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於  
封君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  
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於是  
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  
事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各動  
華他日舉進上或誘賀不進家諱文公  
特著諱辯一篇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  
周穆王諱滿至定土時有王孫滿者厲  
王諱胡至莊王之十名胡其比甚多退  
之諱辯  
取此意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  
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

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偪之同  
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  
曰一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諱若言後不稱在  
言在不稱後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  
謂若禹與雨丘與陸烏盧州名詩音義之類  
是也記曲禮不諱嫌名一名不偏諱註為其  
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  
與陸也偏謂一名不諱也孔子今賀父  
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後言後不稱在  
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平為犯嫌名  
律平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

得為人乎有議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

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周公作

詩不諱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孔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

子不偏諱一名若曰宋不足後春秋不諱不

諱嫌名若備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

釗書用敬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

吾友又曰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

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此其

以其字呼之又法其字呼為杜度此其

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

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

之轍為某字也諱居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

諱泊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

諱泔勢秉飢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祖廟諱飢近玄宗廟

惟官官官安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

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為觸犯抑士君子立言

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

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

之思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

以無說也收意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  
止也今世之士未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  
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  
人情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周公孔  
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策則是宦官宮妾  
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表類

出師表

陳敷曰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冷齋夜話李格非善論文章

嘗曰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因曰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章在去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而中道崩殂即帝位僅三年而崩今稱帝據蜀成都  
天下三分曹丕受獻帝禪國號魏孫權於魏東與蜀二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然侍衛之臣不懼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豈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宮中宦官女子所出俱為一體陟罰  
 臧否臧善者升陟之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  
 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  
 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侍中官名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  
眾事顧問應對車駕出則駟乘侍郎亦官名  
比四百石在掌守門戶出充車騎郭費董皆百姓  
依之禱此皆良實志慮忠純盡已之謂忠是  
允皆名

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  
 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將軍職掌征伐姓向名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  
 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  
 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  
後漢無

主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夙節之臣也  
也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州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  
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先王往顧州中  
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  
於敗軍之際先主遣亮結好孫權權遣周瑜等兵數萬與先主并力戰曹公于赤壁奉命於危難之間自後先主南征武陵破之

廬江皆降會荆州刺史劉琦卒羣下推先主為荆州牧後先主入於益州留亮據荆州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先主自建興五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歿寄臣以大事也章武三年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東南入海深入不毛不毛不生草木之地謂南今南方已定時南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俟大舉建典五年率諸軍北討臨起發上疏云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

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效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效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暖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

羣臣多以爲疑，亮乃上表言云：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離，非意料臆度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爲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己者也。通云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不可已者，則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紊，宜與前表相兼看。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

漢謂先主，賊謂曹操。

王業不偏安

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北討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詳見前篇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疲困也後主六安天水安定二郡皆魏應亮關中震又務於東曹休東吳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

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字魏郡論

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

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孫策乃孫權兄遂并江

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

所中宛即險於烏巢袁紹拒操於官渡紹輜

曹公糧少議危於祁連西域名偏於黎陽屬河

欲還許進之吳蜀表譚據之曹公用兵幾敗北山伯山也

吳蜀譚據之曹公用兵

幾敗北山伯山也

曹公爭漢中，逼米北川，下數千萬囊，雲遇之，乃入營，閉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以人大弩射之，曹公軍驚，始於潼關，遂於潼關，操將駭蹂踐，墮漢水，中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矢下如雨，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危，然後偽定，一時爾，時暫，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未詳所出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巢湖在焉，孫權圍合肥，魏自淝入淮，出淝水，戰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張魯留夏侯淵屯守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

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章武五年，北駐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喪謂外也，也目趙雲而下凡八人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與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夷稅日實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實與青羌皆此屬也，故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討其士卒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  
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  
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眾  
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此到襄陽眾  
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  
追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十騎  
去曹公大獲其人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  
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遺亮結  
好孫權權據江東  
十九年先主進圍成  
國號吳其地  
亦屬越州西取巴蜀都劉璋降遂領益州  
收舉兵北征北伐夏侯授首斬夏侯淵此操之失

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

先主二十四年權秭歸蹉跌秭歸今歸州蹉  
跌言失機也

同上權既取荆州從劉曹丕稱帝凡事如是

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大意皆  
在結末數語

陳情表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  
氏更適入密見養於祖母以奉  
闕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  
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赦賜奴婢  
二人使郡縣供祖母李令伯

奉膳服遷漢中太守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氏孤弱躬親撫  
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  
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外無蕃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基  
謂大功親榮榮不並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  
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蜀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存廉後刺  
史臣榮後刺史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  
就舉則祖母無事辭不赴詔書特下拜  
人主供養之事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  
東宮東宮即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  
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  
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  
馳則以劉病在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  
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帝朝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尤  
甚且臣少事偽朝言少年嘗仕於蜀按李  
縉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  
又在孝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忌推

若何忍目稱蜀為僞朝乎子歷職郎署本屬  
每讀至此為之不滿惜哉  
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侍至微至陋過  
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  
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  
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  
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  
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  
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  
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

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  
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保卒餘年臣生  
當隕首於當結州當報國。史記魏顆武子  
之子。武子有妾病。謂顆曰。我必嫁此妾。病亟  
又曰。殺以殉葬。及死。顆曰。寧從治時。諱而嫁  
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州。以掩杜回  
回躡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方所嫁  
婦人之父也。爾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臣不勝怖懼之情謹  
拜表以聞

原類

原人論人者夷狄會歐之歸退之  
主聖人之視同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  
兩間者謂之人立說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  
也形於下艸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  
狄禽獸皆人也辨抗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  
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  
山有艸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州而問  
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  
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艸木山川不得其平  
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

辰之主也地者艸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  
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  
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結得

原道

按韓愈傳愈每言又章自漢司馬  
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  
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成一家  
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  
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  
云山谷云韓文公原道一篇推原堯舜  
禹湯文武相傳之正道以闢佛者布置  
最為得體迂齋云詞嚴義正攻擊佛老  
有開闢縱捨文  
字如引繩貫珠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

迂云散起  
謝云五字句

行而宜之之謂義

七字，由是而之馬之謂道。八字句，只字已無待。

於外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仁與

義為定名。迂云道與德為虛位。謝云上句長

頓挫，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

上意，結。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

也。呂云老子病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

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

則宜。謝云此語出老，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

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此一截謂老，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

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本

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謝

處更以莊子語，周道衰孔子沒，行有

火于秦。史秦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

百家語者悉誅，黃老子漢。蓋公善治黃老言

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

術又儒林傳，弄景不任儒，寶太后又好黃老

老術，汲黯傳，黯舉黃老言治官民，以清靜

子晉宗齊梁魏隋之間陳公佛晉 宋齊梁

謹年代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

墨孟子題辭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楊朱不

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

彼必出于此謝云孟子說歸揚歸墨今變歸

人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出者汗之謝云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于聖

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謝云此處說老者曰孔

人從異端

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

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呂

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

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家語觀周篇孔子謂

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

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呂云接不求其端不

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成公元

有四民有士民有商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

民有農民有工民

有

者處其二今之教者處其三佛添者是之家一  
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呂云用得新文警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  
聖人者立呂云一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謝云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君為之師近云眼目驅其蟲蛇禽獸  
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  
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

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  
藥以濟其天歿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  
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淫鬱為  
之政以率其怠勅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  
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轉換相奪也  
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  
而為之防謝云此一段連下十七个為之字  
豐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今其言曰  
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佛再說聖人不火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

爭人匪法。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故則太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夫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重利益，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為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盜乃止。摘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呂云：反覆辨論。如古之無聖人，再起人

之類滅久矣。

呂云：一段文相應。

何也。

文勢有頓挫。此數句送文。

暢序同意。

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

無爪牙

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

謝云：第一句四字。臣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

第二句十字。

民者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

句十七字。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

第一句七字。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

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

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

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

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

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  
前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呂云  
有力意外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  
意有關鍵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  
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  
事迂曰此是是亦貴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  
佛者之言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  
也迂云攻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謝云撥大然則古之所謂正心  
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說佛而  
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謝云極論  
天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  
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公夷而進於中國則中  
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夫其日以狄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經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謝云好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應在後幾何其不胥而為

夷也謝云好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謝云

轉博愛之謂仁行而具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謝云與

多說語相應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

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

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

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句長其為道易明

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可合前一句為一句謝云

法與前章為之字連下九句其字變化六樣句

相應此是章法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

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

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謝云上三句

四句便變化十二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

其常郊焉而天神假謝云廟焉而人鬼享

曰斯道也何道也謝云文有收曰斯吾之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呂云闕健

意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孟軻軻之必不得其傳焉呂云  
暢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謝曰此兩  
句絕妙上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坡如輕  
舟下長流若無一句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謝云文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  
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  
謝云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沒  
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謝云此一  
其說本於此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迂  
筆力不如此幹轉  
如何此拾結得

又言所以去異端之術謝云佛老之道不塞  
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之道不  
行句法人其人謝云火其書句法廬其居句法明  
最巧先王之道以道之謝云此鰥寡孤獨廢疾者  
有養也此一句其亦庶乎其可也呂云言語  
意又見於此謝云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  
有力結得以軟而實健言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樂志論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  
召輒稱疾不就宦以爲凡遊帝王者欲  
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有人生易滅  
優游偃仰同以自娛其志故爲之著論云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  
 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  
 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  
 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有以  
 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蹠畦苑  
 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  
 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為  
 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安神閭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

之彷彿七十曰古之玄虛其心實其腹呼  
 吸謂咽氣養性也莊子曰莊煦呼吸  
 至人無已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  
 曲家語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懨兮南風之時兮  
 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禮圖曰琴本五絃  
 日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日以宮少商絃最  
 清也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  
 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薛  
 為博士著過秦論論秦之過

秦奉公據峭國之固擁雍州之地

秦至秦公益強盛故

先述之喻山秦塞也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

函谷關名據據也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

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

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惠王文王武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居二四自

收字比皆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不苟下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

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田趙有平原名

楚有春申黃魏有信陵無此四君者皆明智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關東連兵日從

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關西連兵日衛

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

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良王廖

割

田思廉頗趙奢之朋，市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略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自孝公至始皇六世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取南粵上地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低頭，任性命於獄官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鏃，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卒爲城，以

河為池據億丈之城不測之谿以為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陣利兵而誰何誰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戶氓隸賤稱遷徙之徒謂涉為也材能不及中魚陽之徒也言涉至微賤也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荷頓之富頓皆富人也言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涉不賢又不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

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固云反復詰難在此一節雍州之地崑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鈹於鉤戟長鎗也耰鉏柄也棘矜戟也鉏耰為之鈹利鉤也鎗鍛皆兵名謂九國時兵器也譎成之眾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

變攻業相反謂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大北權量方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峭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歿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謂陟為首唱也天子七廟墮壞也歿人手謂秦王子嬰為項羽所殺也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忌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

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  
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  
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  
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  
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  
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  
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  
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  
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  
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子血  
張公幹轉  
得婉曲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  
可法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  
上兩句救得好  
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  
失其性加持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而  
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  
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  
之好士也如此入字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

九字 執事之使人不任其性而能有容如此  
十五句 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  
十字 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  
九字句 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也  
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十一字句 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  
十三字句 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  
十四字句 如以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  
則歿於執事之門無悔也  
文勢如狂瀾浩洑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 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

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  
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 苟如是雖曰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  
受人之恩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已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歿此兩句下得妙 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苟且 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  
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其價比喻人才遇知己

者之賞識便至用起以木與馬  
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  
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  
暇伯樂過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  
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見櫟社  
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躬子走及匠石曰  
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  
曰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無用則沈以爲棺槨  
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柱則蠹是不材  
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以其在公之宇下  
是之壽○伯樂事見二卷

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  
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  
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耳今幸賴天子每  
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  
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  
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  
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  
增三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  
秦欲用蘇代不說見代乃說淳于髡  
日人有賣駿馬者比三虛立於市人莫與言  
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且而價十



借見下有意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言  
之耳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  
不投時好如操瑟而立於齊

門不能投合齊王之好琴然君  
子之所守不隨時而為之遷就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

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劣無過人智識

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

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琴

好琴南郭先生不知琴而濫  
吹三百人之中以飲食祿  
有求仕於齊者

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人叱曰吾瑟

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

呂前律歷志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客罵之

曰王好琴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

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

文必使一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

比歎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

知君子必爾為不也

文婉曲

而有味

故區區之心舞

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  
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韓荆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

此書膾炙人口學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

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

此豈不以周公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

奔走而歸之

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猶恐失天下

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

後李膺傳人有被其

容世者謂之登龍門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

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塞賤而怒

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自得穎脫而出即

其人焉

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

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

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

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

原君竟與遂偕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

定從而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

九鼎人皆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

術徧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

滿七天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  
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  
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  
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  
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  
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  
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  
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德自薦之  
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

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  
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焉  
嚴協律人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教  
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  
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由以此感激  
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  
而願委身國土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  
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  
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

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  
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  
價於薛下之門青萍結綠劍名幸推下流大開獎飾  
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

東萊曰此篇節奏嚴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此句便有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  
有可至於道者意下得好浚其源導其所歸此句便有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  
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造語好○況

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換轉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  
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  
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  
之所宗而事之者避就○下及公卿輔相融  
吾豈敢冒言排之哉藏人主意擇其可語者誨之  
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以我為狂為  
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宜復者至此

雜書於善何有結夫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

得于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

天下文勢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國毀於叔孫

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亦

甚矣好文佳賴其德相與守之卒有立

於天下繳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其存也

可冀乎結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

餘年矣抑其植根固其流波漫語健非所

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

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

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文勢然猶其

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見而

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結中合

故余所以不敢也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

其道則無所為書意為書者皆所為

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言今吾之

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年為之未失

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

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人孟子  
歸化好○蘇文田承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  
祖書亦同承襲孟子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一吾子其何遽戚  
於吾所為哉結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  
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之抑非好  
已勝也知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  
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  
敢避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學孟下以夫子之  
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

辨也有矣使事率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  
使正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其佳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  
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  
分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  
用事中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  
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允祿十五歲 壬午仲夏吉辰

書林

江戶日本橋南通三町目  
萃篋廬屋亦古衛門

